

文章编号:1007-2853(2012)02-0013-04

“六日战争”与美以关系的发展

李 智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犹太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要:“六日战争”使美国与以色列的合作关系再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战争中,美以间互相配合,共同应对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前苏联的巨大压力,赢得了绝对的胜利。“六日战争”不仅使得美以合作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且也美以在国家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实现双赢奠定基础。

关键词:“六日战争”;约翰逊政府;以色列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志码:A

1967年6月5日中东当地时间早上8点,“六日战争”爆发。虽然“六日战争”历时较短,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美以合作关系的模式,推动了双方关系的发展。这种关系的发展不仅让美以在地区问题的处理上握有优势,而且在与前苏联的冷战对抗中也占有先手。本文试图利用近年来新近解密的外交文件和相关资料,对在“六日战争”中的美以间合作,美以与阿拉伯国家、前苏联关系做进一步的论述,以求教于学界。

一、以色列的军事胜利与美国的政策

“六日战争”前,美国默许以色列通过战争方式来解决中东危机,实质是利用以色列来维护自己在中东的权益,间接地参加了“六日战争”。以色列是战争主角,而美国则为以色列在其他各个方面做好了充分保障。战争爆发后,虽然美国没有及时得到充足的证据证明谁先发动战争,但是美国认为是以色列先动手的。美国政府意识到应该做好准备,帮助以色列去除“发动战争”的罪名。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说到“谁先发动战争的证据并不是最重要的”,并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持相同的观点:在以色列发动第一次攻击前,埃及方面也有军事行动。罗斯托还认为,埃及提出的派遣副总统来美国访问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为

发动战争做的一次很好的“掩护”^{[1](152号文件)}。不难看出,美国表面声称并不知道战争责任在谁,实质上是以此欲盖弥彰、混淆视听,进而淡化以色列应负的主要战争责任。

就在阿以开战不久,美国马上提出实现停火。究其原因:(1)基于以色列军事力量的考虑。在战争中以色列要应对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等几个阿拉伯国家全部的军事力量,这无疑是对以色列一次严峻的考验。而随后的战争停火谈判往往是十分漫长的。如果以色列不能顶住强大的军事压力,那么美国越早提出停火,则对以色列的损害就会越小。另外,即便以色列可以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优势,但是以色列的经济无法支撑战争的巨大消耗,最终也会落得伤痕累累。(2)在提出了停火的要求后,美国可以把握战争的主导权,可以根据战事的发展来控制整个战争的进程。

美国起初对以色列能够获得战争优势并没有很大把握。6月5日,在由约翰逊总统、前国务卿艾奇逊、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等出席的会议上,主要探讨“如果以色列失败了,美国该如何去做”的问题。然而,在得知以色列空军获得胜利后,会议的议题也发生了变化。据美国估计,以色列在空战中消灭了约旦的全部21架飞机,叙利亚46架飞机,还有埃及总有430架中的250架飞机。这一战绩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看法。

收稿日期:2012-10-24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1年度青年项目成果(2011Q-42)

作者简介:李智(1978-),男,辽宁丹东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美以关系、犹太人方面的研究。

在罗斯托提交总统的备忘录中写到“我们同前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幕后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停火上,因为停火并不能回答以色列人心里最基本的问题,除非他们获得很多的土地、毁坏了很多埃及的飞机和坦克,这样他们才能绝对地相信自己有讨价还价的地位”^{[1](166号文件)}。美国开始意识到用以色列在军事上的胜利来做资本,放弃“要求阿以双方撤回到1949年的停火线”的提法,并借机逼迫阿拉伯国家改变态度,为后来解决诸多阿以问题提供条件。基于此,美国于6月6日提出就地停火方案。

6月7日,罗斯托向约翰逊报告:由于阿拉伯人推迟执行安理会决议,以色列最终将会控制约旦河西岸、整个耶路撒冷地区 and 西奈半岛,包括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此时军事上占据着支配地位。如果有必要,将会跨过苏伊士运河,向西岸进攻。罗斯托说到“现在主要问题是,如果战争和解建立在《停战协定》的基础上,这将留下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敌视,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阿拉伯人仍然依靠以色列问题联合整个阿拉伯,并给前苏联插手阿拉伯世界提供机会;或者争取形成一种和解:以色列被认为是中东国家的一分子,并有权利通过苏伊士运河等等。”^{[1](189号文件)}言外之意,罗斯托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先通过战争的方式,然后一劳永逸地解决阿以问题。美国的主要目标是设法把目前的战争形势扭转为尽可能稳定的永久的和平。

二、美以应对阿拉伯国家的反击

与以色列相比,美国维护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主要还是依靠众多的阿拉伯国家。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后,“一连几任美国政府都对中东的革命国家表示怀疑而维持与君主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盟关系”^[2]。然而,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十分清楚“阿拉伯人民明白:唯有以色列取得军事胜利,美国才不会出兵干涉。如果阿拉伯取得了优势,那么美国就一定会站到以色列的一边。在这种愤怒和耻辱中,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决定某一天终结以色列这个善于侵略的军国主义国家。以色列或许现在会赢得胜

利,但是也应该开始思考一下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未来,这最终是依靠他们同阿拉伯人达成的暂时的妥协。在拥有前苏联武器和阿拉伯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经济实力的条件下,我们最终将改正我们过去的错误。”^{[1](177号文件)}这样阿拉伯人心中积蓄的这种愤怒情绪很快就随着“六日战争”的爆发而宣泄出来。

美国没有把阿拉伯国家作为敌对方看待,仍然考虑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3]。对于同阿拉伯国家关系上出现的问题,美国采取了针对不同国家情况开始实施“分化”政策。美国的目标就是“把目前阿拉伯人激愤的情绪转变得温和一些”^{[1](189号文件)}。

以色列曾经通过美国表示不想与约旦发生战争,希望能够避免两国间的敌对情绪。但是约旦在战前曾与埃及签署了战争协定。战争开始后不久,约旦国王侯赛因就对属下说“考虑到以色列已经开始入侵埃及,约旦现在就在战争之中。我们的军队接受埃及的指挥。”战场上不利局面很快就迫使约旦不得不改变态度。侯赛因国王要求英国、法国、美国和前苏联大使尽快通过单方面或者联合国方式安排停火。约旦总理同美驻约大使伯恩斯说到:再不立即停火,他们(约旦)将无法维护约旦的法律和秩序。美国指示驻以大使向以色列表示:约旦希望立即停火,并且认为采取立即和直接的而不是通过联合国方式的停火是符合以色列利益的。“这将会把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分开来。”^{[1](174号文件)}但是以色列对约旦开战之初在耶路撒冷的敌对行动仍然耿耿于怀,想让以色列保存侯赛因国王的政权恐怕为时已晚。美国反复向以色列强调约旦和侯赛因国王的存在对以色列的重要意义。6月7日,约旦以长时间的电台广播和通知安理会的方式宣布接受停火。在美国的影响下,以色列终于同意与约旦停火。这样美国不仅挽救了约旦侯赛因的政权,而且还帮助约旦保存了军事力量,“如果约旦阿拉伯军队毁灭,那将会对这个政权和整个地区的稳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1](191号文件)}

与约旦不同,美国对埃及的政策就是利用以色列的进攻迫使埃及软化立场。埃及一直指控美国飞机参与了以色列空袭埃及的军事行动,并且

拒绝接受美苏的停火方案。以色列的犀利进攻很快就让埃及无法招架。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已经完成了多个军事目标,并且已经兵临苏伊士运河。下一步以色列很可能占领埃及军队撤退的各个重要港口。美国驻埃及大使诺特认为,阿拉伯国家失败的事实已经激起一股强烈的反纳赛尔情绪。在纽约的伊拉克高级官员也认为:纳赛尔很绝望,并且尽力去保持住自己的地位。^{[1](202号文件)}

三、美以与前苏联的激烈博弈

对美国来说,中东战争最大的考验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它的冷战对手——前苏联。在“六日战争”前,美国一直不清楚前苏联的态度和目的,这也是美国不敢贸然放任以色列对埃及实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原因之一。美国一直根据前苏联的言辞和行动来对其今后的政策进行评估。战争爆发后,在美与前苏联系中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热线(Hot-Line)的使用。

美国很快在联合国提出了自己的停火方案,前苏联对此表示赞同。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停火方案正如腊斯克预料的那样: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毕竟为开始解决问题奠定了一个基础。约翰逊总统通过热线向前苏联建议,双方就当前问题继续磋商。事实上,随着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巨大的战争优势,美国开始放弃“退回停火线”的要求,转而支持就地停火。这实质上是美国偏向以色列为战后重开谈判增加筹码,但是表面上却强调这样做可以尽快结束战争状态。这对前苏联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前苏联十分担心阿拉伯国家遭受更大的损失。6月6日,美国联合国代表戈登堡同前苏联代表费德林科进行三次协商。约翰逊通过热线说到“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大使在一个短期方案中一致同意把停火作为第一步。”^{[1](183号文件)}前苏联同意了美国的立场,但要求停火后马上撤走各自的军队。这遭到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反对。6月7日,柯西金谴责以色列无视联合国方案,还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冲突,重建和平。约翰逊在回信中称,以色列外长埃班已经代表以色列接受停火方案。但是除了约旦,阿拉伯方面对此并没有任何的反应。

直至6月8日,约旦和埃及陆续接受停火。9日叙利亚接受停火,但是以色列出动坦克部队和伞兵,仍向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由于叙利亚正在遭受以色列地面和空中打击,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托梅要求安理会马上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前苏联的立场明显强硬,认为如果以色列政府不停止侵略并把军队撤回到停火线之后,那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帮助阿拉伯国家人民抵抗侵略者,保护他们的法定权利,消灭滋生战争的温床,重建和平。^{[4](241号文件)}前苏联的立场使得美苏关系骤然变得十分紧张。之后约翰逊反复就以色列停火的真实性与柯西金进行说明,并指示麦克纳马拉下令第六舰队驶往叙利亚海岸,并在热线中最后对柯西金说到“现在很明显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我希望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们能致力于取得整个世界的永久的和平。”^{[4](255号文件)}事实上美苏谁也没有勇气采取军事行动,两个大国对抗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冷战。

四、结 语

“六日战争”使美以合作关系发展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此之前,为了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美国和以色列的合作内容、方式和程度都保持在一种相当高的水平,但这都是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美以合作关系从未经受过一次大型战争的考验,这样美以在“六日战争”中及其后表现出的合作关系则是一种更加成熟的国家关系。这样“六日战争”不仅成为检验美以特殊关系牢固程度的“试金石”,其结果更是美以关系基础日益巩固、合作不断深化的“助推剂”。

美以在“六日战争”中的合作关系实现了美以战略利益的共赢。“‘六·五’战争是美苏各自武装的对立集团的首次交锋,是中东地区美苏双方的代理人第一次较量。”^[5]在这场较量中,以色列成为主角,以“骄人”的战绩满足了美国意识形态战争的胜利需求。美国作为配角,在国际舆论和抗击前苏联威胁方面有力地支持以色列,帮助其保存和扩大战果以作为战后谈判资本。“六日战争”的结果实现了美以国家的战略目标:美国

维护了在中东地区的“声誉”,在协调阿以问题上拥有了主动权。以色列扩大了国家版图,国家安全得到了最好的保障,而且在美国的中东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在战争中确立的合作关系模式必然会在一段时期内影响美以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美国国务院网站.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4-1968 ,Vol. XIX , [EB/OL]. <http://www.state.gov/r/pa/ho/frus/johnsonlb/xix/28058.html> 2007-9.
- [2] 兰岚.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中东政策——从欧米加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诞生 [J]. 世界历史, 2009(1): 41.
- [3] CK3100208887 ,special NSC meeting on the six-day-war. Miscellaneous [DB].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Gale Group ,Incl 2007-9.
- [4] 美国国务院网站.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4-1968 ,Vol. XIX , [EB/OL]. <http://www.state.gov/r/pa/ho/frus/johnsonlb/xix/28059.html> 2007-9.
- [5] 李一文. 浅析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 [J]. 南开大学政法学院学术论丛 ,1999(01): 321.

On Six-Day War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 and Israel

LI Zhi

(Jewish Research Center ,H. P.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18 ,China)

Abstract: Six-Day War promotes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to a new level again. In the war ,America and Israel helped each other in the face of the huge pressure from Arabs and Soviet and got absolute victory. Six-Day War not only fulfills a big leap of America and Israel's relationship but lays a foundation of double-earnings on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two countries' benefit.

Key words: Six-Day War; Johnson Administration; Israel